

老人与海

· 海明威卷 ·

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

老人与海

· 海明威卷 ·

【美】E.海明威◎著 万义兵◎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著; 万义兵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33-0908-0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小说集 - 美国 - 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34750号

老人与海

(美) E. 海明威 著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240千字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908-0

定 价: 3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老人与海 / 1

太阳照常升起 / 69

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他是一个老人，独驾一叶轻舟，漂荡于墨西哥湾流之中。整整八十四天过去了，他仍然一无所获。在头四十天，他身边还有个男孩。但是，四十天之后，因为没捕着一条鱼，父母对男孩说，老人肯定交上了一辈子的霉运，真是不幸中的不幸。所以，男孩听从了父母之命，上了另一艘船。在第一个礼拜，那艘船就捕获了三条大鱼。而老人仍旧是驾着他的小船，一无所获地返回，这让男孩不免觉得悲伤。男孩常常去帮老人的忙，要么帮他拿卷好的钓索，要么帮他拿鱼钩、鱼叉，或者帮他扛卷着船帆的桅杆。那张帆用面粉袋补了又补，那么卷着，好像一面常败将军的旗帜。

老人清瘦而憔悴，脖子后面满是深深的皱纹。老人的脸颊上布着棕色的斑点，那是良性的皮肤病，是常年在热带海面上，太阳反射造成的结果。那些斑点沿着双颊往下蔓延，手上是深深的疤痕，那是用绳索捕获大

鱼的印记。但是，这些疤痕都是以前留下来的。它们就像无鱼的沙漠上的水土侵蚀的痕迹那般古老。

老人全身上下无不呈现老态，除了他那双眼睛，如海水一般的幽蓝，炯炯有神，透着一种永不服输的气质。

他们从小船锚定的地方爬上岸。“圣地亚哥，”男孩对他说，“我又可以和你一起出海了。因为我家攒了点钱。”

老人教会了男孩捕鱼。男孩对老人充满了敬爱之情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搭上了一条幸运的船，和他们在一起吧。”

“但是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们曾经整整八十七天一无所获，在接下去的三个礼拜，每天都捕着了好大的鱼儿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而离开我。”

“这是父亲的主意。我还是个小孩，必须听大人的话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，“这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父亲没有多少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是，我们有。不是吗？”

“嗯，”男孩说，“我请你到露台酒吧去喝杯啤酒吧！然后我们再把东西搬回家。”

“好呀！”老人说，“去那儿和打鱼的伙伴们碰碰头。”

他们坐在露台酒吧，很多渔夫都拿老人当笑柄。但是，他一点也不生气。那些老点的渔夫则看着他，心中不免有几分悲凉。但是，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来，仍然彬彬有礼地聊着天，关于海流的动向，关于它们钓索送进多深的海洋，连日来的好天气，还有他们的见闻。那日丰收的渔夫满载而归了，剖开马林鱼，跨放在两块木板之上，两个人各抬着木板的两端，摇摇晃晃地抬到鱼库去，在那里等待冷藏卡车，将鱼运到哈瓦那的集市去。那些捕获到鲨鱼的人们将鲨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。滑车组将鲨鱼吊起，人们掏去它们的肝脏，割下它们的鱼鳍，剥去鱼皮，然后再将鱼

肉切成块状以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一股气味越过海港，从鲨鱼加工厂飘来。但是，今天仅有一丝淡淡的气息，因为刮的是南风，后来风停息下来，露台酒吧上，阳光四溢，人们欢乐地交谈着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说。

“嗯。”老人说。他举起杯子，不禁回想起多年前的往事。

“明天我能去外面为你弄些沙丁鱼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去玩垒球吧。我还能划得动船，罗格里奥会帮我撒网。”

“我真的想去。虽然我不能同你一起去捕鱼，我仍然想以其他方式帮助你。”

“你已经请我喝了一杯啤酒啊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，我当时多大？”

“五岁。那次你差点儿没了小命。当时我一时心急，时机未到便去拉那条鱼，结果它差点儿把船儿击得粉碎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‘噗噗’地乱拍，坐板断裂了，还有棍棒敲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将我抱起扔到了船头，那里放着一卷卷湿漉漉的钓索。我当时感觉整艘船在颤抖，你敲打鱼的声音就像砍倒一棵大树，我闻到周遭一阵香甜的血腥味。”

“你真的记得这些，还是我告诉过你？”

“自打我们第一次一起打鱼，我便什么事情都记得。”老人用那被太阳灼伤，但是坚定的眼睛看着他，充满了慈爱。“如果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带你出海，然后赌上一把，”他说，“但是，你有你的父母，再说，你现在跟上了一条幸运的渔船。”

“我去弄沙丁鱼好吗？我知道在哪里能弄来四条沙丁鱼做鱼饵。”

“我今天还剩了一些。我加了盐，把它们放在盒子中。”

“我为你弄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一条就够了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念从未消失过，但是，当微风轻轻吹起之时，那股希望和信念变得更加鲜活了。

“两条。”男孩说。

“好吧，就两条。”老人“妥协”了，“你不会偷来吧？”

“偷我也愿意，”男孩说，“但是，我是买来的。”

“多谢。”老人说。他心性敦厚，倒不会去想，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谦卑起来。但是他知道自己具有了如此秉性，也知道并不可耻，而且这并无损于真正的自尊。

“照这股海流来看，明天会是一个好天气。”他说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男孩问。

“我要驶向远方，等转了风向再回来。我想天亮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会想办法让船主人也行到远方去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，如果你真的钓上了大家伙，我们就能赶去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“他可不喜欢到很远的地方去捕鱼。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说，“但是，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鸟儿在空中盘旋，寻觅猎物，然后我就让他去追赶鲱鳅。”

“他眼神不好吗？”

“他简直就是个瞎子。”

“那就奇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又没有捕过海龟。那家伙才伤眼睛呢。”

“但是你在摩斯基托海岸捕捉了好几年的海龟，你的眼睛也还是好好的啊！”

“我是一个奇怪的老头儿。”

“但是，现在的你还有足够力气应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想是吧。再说我还有很多的小绝招。”

“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，”男孩说，“然后我就可以去撒网，捕一些

沙丁鱼上来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来帆具。老人将桅杆扛在肩上，男孩抱着那个木箱子，里面装着盘在一起的、编得很硬的褐色钓索，还有鱼钩和带柄的鱼叉。船艄下面放着盛放鱼饵的盒子，另外还有一根棍棒，当鱼被拉到船边的时候，就用它来对付那些难缠的大鱼。没人会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将船帆和重重的钓索带回家还是比较好，因为它们沾上了露水总是不好的。虽然老人坚信，当地人是绝不会来偷他的东西的，但是老人还是认为将鱼钩和鱼叉放在船上，乃是不必要的引诱。

他们并肩径直往走着，奔向老人的棚屋。他们从敞开的大门走进屋内。老人将那只卷住船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男孩将盒子和其他帆具放在旁边。桅杆的长度和棚屋内的一间房间长度相仿。棚屋屋顶盖着王棕树的坚硬嫩芽护壳，这是一种王棕树的叶子。在屋内，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在肮脏的地面上还有一个用木炭来煮饭的地方。在棕色的墙壁上，铺满了平整的王棕树叶子，那是一种坚韧的纤维质叶子，层层叠叠；墙壁上挂着两幅画，一幅《基督圣心画》，另一幅是《科布莱圣母图》。这是他亡妻的遗物。曾经，在墙壁上还有他妻子的彩色肖像，不过后来他把它摘下来了，因为看着妻子的肖像会让他觉得形单影只。肖像被收纳在墙角的架子上，用一件干净的衬衣遮着。

“家里有什么吃的？”男孩问。

“有锅鱼蒸黄米饭。你想吃点儿吗？”

“不了。我回家吃就好了。你要我帮你生火吗？”

“谢了。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也许我就将就着吃些冷饭就好了。”

“我把渔网拿走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渔网。男孩记得他们早把渔网卖掉了。但是，他们每天都要排演一遍这套谎言。所以，男孩也是知道的，当然也没有那锅黄

米饭。“85是一个幸运的数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我捕回一条去毛开膛后也有一千磅的大鱼？”

“我这就去拿网，抓些沙丁鱼回来。你就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吗？”

“好。我这里有昨天的报纸。正好看看棒球新闻。”男孩不知道，这种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编出来的。但是，老人到底是从床底下取出了一张报纸。

“在BODEGA，佩里克给我的，”他解释说，“我捞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然后把你的沙丁鱼和我的沙丁鱼一起用冰镇着，明早我们就可以一起用了。我回来的时候，给我说说棒球的消息吧。”

“洋基队是不可战胜的。”

“但是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还是很强的。”

“对洋基队有点信心。孩子。想想伟大的迪马吉奥。”“但是，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都是高手如云啊！”“有点信心。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你都要担心了。”

“你好好研究研究，我回来时，告诉我。”

“你认为我们应该买一张尾号是85的彩票吗？明天就是第85天了。”“不妨一试，”男孩说，“但是，你的最高纪录87天怎么说？”

“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。你觉得你能找到一张尾号是85的彩票吗？”“我可以订一张。”“一张就是两美元半。我们向谁借这笔钱呢？”“这事好办。两美元半我还是能借到的。”“我想我大概也能。但是，我尽量不去借钱。第一步是借钱，下一步就是要饭了。”“多穿点衣服，老人，”男孩说，“别忘了已经是九月了。”“正是大鱼出没的季节，”老人说，“在五月份人人都可以成为出色的渔夫。”

“我现在去捞沙丁鱼了。”男孩说。

当男孩回来的时候，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。太阳已经下山了。男孩从床上拿起那条军用毯子，搭在椅背上，盖住了男人的双肩。那是双奇怪的

臂膀，虽然苍老，但是仍然有力。当老人睡着的时候，他的头部往前面牵拉着，脖子后背的皱纹拉平了，脖子看上去也是那么有力。他的衬衫上满是补丁，就像那一面帆，而且太阳将它晒成了深浅不一的颜色。老人的头已是白发苍苍，闭上眼睛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一丝生气。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，老人的手臂压在其上，这样才没有被晚风吹走。他打着赤脚。

男孩离开了一会儿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老人还在熟睡中。

“醒一醒，老人。”男孩说。他将一只手抚在老人的膝盖上。老人睁开了双眼。在那一刻，仿佛他正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。然后，他绽出笑容。

“你拿来了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男孩回答，“我们马上开饭了。”

“我不是太饿。”

“来吧，开吃了。你不能光捕鱼不吃饭。”

“我这样干过。”老人说着坐起来，拿起报纸，将它折好。然后，又开始折叠毯子。

“披着毯子吧，”男孩说，“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不会让你没吃饭就去打鱼。”

“照顾好你自己，愿你活到一百二十岁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吃什么呢？”

“黑扁豆饭，煎香蕉，还有一些炖菜。”

男孩是用一只双层金属饭盒将饭菜从露天酒吧带来的。两副刀叉和汤匙插在他的口袋内，用一副餐巾纸包裹着。

“这些饭菜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。酒吧老板。”

“我真得好好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了，”男孩说，“你没必要再感谢了。”

“我会给他一块大鱼的肚皮肉，”老人说，“他这样帮我们不止一

次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我到时一定要给他一些比肚皮肉更好的东西。他对我们算是够周到了。”

“我送了我们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最喜欢听装的啤酒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阿图埃牌啤酒，喝完我还要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你太贴心了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开始吃吧？”

“我一直在问你呢，”男孩轻声地说，“不等你准备妥当，我不想把饭盒打开。”

“我已经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只是还要洗下手。”

你到哪里洗手？男孩想。村里的自来水在两条街开外的地方。我真应该为他弄点水来，还有肥皂，和一条上好的毛巾。男孩想，我为什么如此粗心？我必须为他准备一件衬衫和夹克过冬，还要弄一双鞋子和一条毯子备来。

“炖菜美味极了。”老人说。

“棒球比赛有什么消息？”男孩问老人。

“我告诉过你了，在美国联赛中，就是洋基队的天下。”老人欢快地说。

“可是，他们今天输了。”男孩告诉他。

“这不算啥。伟大的迪马吉奥会王者归来的。”

“他们队伍里面还有其他高手啊！”

“这是自然。不过唯有他是灵魂人物。在另一个联赛中，在布鲁克林队和费城队中，我肯定支持布鲁克林队。不过，我倒是想起了狄克·西斯科，难忘他在旧公园球场打出的那些好球。”

“那些球真是无与伦比啊！他的球是我见过击打得最远的。”

“你记得他过去常常来露台酒店的那段时间吗？”

“我真想带他一起去捕鱼，但是我太腼腆了，不敢去问他。然后，我就叫你去问他，而你也不敢。”

“我记得，真是错失良机啊！他本可能同我们一起出海的。然后，我们一辈子都可以津津乐道此事了。”

“我想叫迪马吉奥一起去捕鱼，”老人说，“人们说他的父亲也是捕鱼的。也许他以前也和我们一样穷困，可能会明白我们的心意。”

“西斯勒‘大帅’的父亲可从来没有穷困过，而且他父亲在我这般的年纪的时候就在大联赛中打球了。”

“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已是一名往返非洲的横帆帆船的水手了。在傍晚的海滩上，我看见了威猛的雄狮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告诉过我。”

“我们是聊非洲还是聊棒球呢？”

“还是棒球吧，”男孩说，“给我说说伟大的约翰·迈格拉。”他把J念成了“霍塔”。

“早些年月，他也常常来露台酒吧。但是，他喝着酒的时候，举止粗野，讲话难听，而且难缠。他不但喜欢棒球，而且对马也情有独钟。至少他总是在口袋里揣着数份马的清单，而且常常听他在电话上说出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一位伟大的经理人，”男孩说，“我父亲认为他是最伟大的一位。”

“因为他来得最勤吧，”老人说，“如果杜罗切每年都来一趟我们这里，你爸爸又会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经理人了。”

“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经理人呢？鲁克还是麦克·冈萨雷兹？”

“我认为他们旗鼓相当。”

“那最好的渔人就是你了。”

“不敢当。我知道有人比我好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”男孩说，“好渔夫千千万，能称得上是能手的也有一些。不过只有一个你啊！”

“谢谢，你真会逗我开心。我希望我不会碰到那种难对付的大鱼，那样就证明我们错了。”

“像你自己说的，你仍然有力气，所以没有什么鱼是你对付不了的。”

“也许，我不如自己想得那么强壮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是，我知道许多窍门，而且我有必胜的决心。”

“你应该睡觉了，修整好，明天早上才会精神抖擞。我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宾馆了。”

“晚安。早上我回去叫你起床。”

“你就像我的闹钟。”男孩说。

“岁月是我的闹钟，”老人说，“为什么老人都醒得那么早？难道是为了让一天更长点吗？”

“说不清楚，”男孩说，“我知道的是，年轻人喜欢晚睡，睡得也死。”

“我记住了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会准时把你叫醒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船主人来叫我起床，这样倒让我觉得不如他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好梦，老人。”

男孩走了。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桌上没有点灯。屋内一片漆黑，老人脱下裤子，摸黑上了床。他把裤子卷起来，做成枕头，将报纸塞在里面。他裹着被子，睡在铺在床铺弹簧上面的旧报纸上。

他很快就睡着了。他梦见了狮子，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，看着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光熠熠的海滩上，海滩是那么白，白得几乎要灼伤他的双眼。远处是高耸的海岬和棕色的大山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梦回那道海岸边。在梦中，他听到海浪拍岸飞溅时的巨响，看见本地的船只在惊涛骇浪

中穿行。在睡梦中，他仿佛闻到了甲板的柏油和填絮的味道；在早晨，他嗅到了陆风带来的非洲气味。

一般来说，当他嗅到陆风的时候，他就会醒来，穿好衣服，准备外出，去叫醒男孩。但是，今晚陆风刮得很早，在睡梦中，他也知道现在时间尚早。所以，他继续做着他的美梦，梦中的海岛白茫茫的峰顶从海面升腾起来。然后他又梦到了加那利群岛各个海港和停靠船只的锚地。

他再也没梦见骇人的风暴，美丽的女子，惊天的事件，也没有梦见大鱼的出没，决斗和角力比赛，也没有梦见他已逝的妻子。在他的梦中，现在只有一些地方，还有海滩上的狮子。在薄暮上，它们如同小猫一般，嬉戏玩耍着。他喜欢它们，就像疼爱那男孩一般。但梦中没有男孩的身影。他就这么醒来，望着敞开的大门外挂着的弯月亮，他把裤子解开，穿上。在棚屋外小便，然后顺着大路往前走，去叫男孩起床。秋天的早晨有些寒冷，老人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不过他知道，这样哆嗦一会儿，身子会暖和起来。他马上就要出海捕鱼了。

男孩住的房子并未上锁，他将门推开，光着他那脚丫悄悄地走进去。男孩睡在第一间房间的一张简易床上。一轮残月射入了屋内，老人清楚地看见了男孩。他轻轻地握住他的腿，一直等他醒来，男孩翻过身，看见了老人。老人点了点头，男孩从床边的椅子上拿过裤子，坐在床沿上，穿着裤子。

老人走出屋子，男孩紧随其后。他还没清醒过来，老人将胳膊搭在他的肩上，说：“对不住了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”男孩说，“男子汉就应该这么做。”他们朝着老人棚屋的方向，顺着大路往前走。在黑暗中，整条路上都是开始忙活着的人们，他们打着赤脚，扛着船只的桅杆。

他们转眼就到了老人的棚屋。男孩拿起篮子中的钓索卷儿，还有鱼叉和鱼钩。老人肩上扛着那绕着帆的桅杆。

“想喝咖啡吗？”男孩说。

“我们先将帆具送到船上，然后再喝点吧。”

在一家供应渔夫早餐的铺子里面，他们喝了点盛装在炼乳罐子的咖啡。

“老人，昨晚睡得如何？”男孩问。虽然要完全摆脱睡意还很难，但是他逐渐清醒了。

“睡得很好，马诺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今天感觉很有把握。”

“我也是，”男孩说，“现在我就去拿我们的沙丁鱼，还有给你准备的新鲜鱼饵。船主人自己拿帆具。他总是不喜欢其他人碰他的东西。”

“我们就不一样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你五岁的时候，我就让你帮忙拿东西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男孩说，“我马上就回来。再喝杯咖啡吧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挂账。”

他走开了，赤脚走在珊瑚石铺就的路上，向存放鱼饵的冷藏库去。

老人悠悠地喝着咖啡。这是他整天的食物，他清楚应该吃下去。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吃饭让他感到烦厌，所以他从不带午饭。他仅在船头放一瓶水，这就是他一天所需。

此刻，男孩带着沙丁鱼和两份用报纸包着的鱼饵回来了。他们沿着小路往前走，走向小船停放的地方，脚下踩着石子遍地的沙地，抬起小船，然后将它滑入水中。

“祝你好运。好人。”

“好运。”老人说。他将桨上的绳索套在桨架的钉子上，然后身体向前倾，抵消桨叶在水中所遇的阻力。天还未明，老人开始划出了港口。这时从其他海滩出发的其他船只也正准备出海，月亮已经沉入山下，老人虽然看不到其他船只，但是耳边回荡着桨落水而激荡的声音。

有时候，人们在船上会说话。但是，大多数船只都是寂然无声的，唯